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走向新岸

拉齐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走向新岸

上

拉 齐 斯 著

朱葆光 謝素台 譯
孙以莒 赵隆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ВИЛИС ЛАЦИС
К НОВОМУ БЕРЕГУ

据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六卷集第六卷譯出。
插图采瓦尔德瑪尼斯所作。

走 向 新 岸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820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號1212 字數509,000 開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22 $\frac{5}{8}$ 插頁9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1000冊

(共二冊) 定價(8)2.80元

第一部

第一章

伊丽莎·杜姆走到林边，在大路往右轉了一个急弯的地方停了下来，后一次向四外看了一眼。这片平原的周围，一边是大蛇沼的一弧綫，另一边是天际上黑压压的、好象一道大栅栏似的、古老奥鲁松林。这片平原既不是她的故乡，也根本不是什么亲近的东西。但是她回顧这幅无限熟悉的画面的时候，她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热辣辣的悲哀；不管怎样，她那二十五年——有六年是在这儿度过的。没有任何幸福的回忆，——有六年是在这儿度过的。没有任何地方联系起来——只有劳累的工作，辛酸的失望，——一个藏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沉静羞怯的希望。但是現在——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小小的世界，她紧紧地盯住它，——整个兒吞下去似的。六年啊……可是今天她要走——永远不回到这些地方来了。这儿的岁月会象从前一样过去；奥鲁松林依然会迎风呼啸，夏夜烟雾依然会在蛇沼上空飘，大大小小的灾难依然会惊扰那些留在灰色的房子里的人。但是他们中間决不会有人理会伊丽莎的事情。只有那些爱說长道短的女人有时候才会想起这个当雇工的年轻女人，或者只有那些老太婆們在晚上閑談的时候才会提到

她。

“你們過你們的日子去吧……”她心里对那些留在这兒的人說。“我什么也不希罕你們的，也決不要你們什么。”

她长出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不再回头，就拖着小雪橇，进了森林，在雪橇上几个包裹中間坐着裹在杂色馬披里的伊丽莎的兒子——五岁的阿杜尔。他脑袋靠着行李袋，甜蜜地打着瞌睡。伊丽莎尽力寻找比較平坦的道路走，一遇到坑坑洼洼的时候，她就放慢了步子，小心翼翼地把雪橇拖过碍路的坑坑洼洼，几乎是用手托过去的。

一会儿小孩子醒了。一只响亮地唧唧喳喳叫着、飞过大路的喜鵲把他吵醒了。阿杜尔用惊异的目光往四外看着，倘若有什么特别引起他注意的东西，他就問母亲：“媽媽，这是什么呀？”

一只花啄木鳥用它的长喙气狠狠地啄着腐朽的树墩子。

“瞧，多么美丽的鳥兒呀！”阿杜尔嚷道。

“是呀，阿杜尔，这是啄木鳥……”伊丽莎掉过脸来，微笑着回答她的兒子。“脚不冷嗎？”

阿杜尔摇了摇头，也微笑着回答：“不冷。可是为什么啄木鳥住在森林里呢？难道它不怕野兽嗎？”

“这兒什么凶猛的野兽也沒有，”伊丽莎說。“这个森林里只有兔子和母鹿。”

“母鹿不咬人嗎？”

“它們不咬人，孩子，母鹿好。兔子也好。”

“那么它們沒有牙嗎？”孩子不停地問下去。“要是碰見狼，它們怎样逃命呢？”

“它們腿快。一逃跑，狼就追不上它們。你不想吃点兒东西嗎？”

“想吃。給我点兒面包。”

伊麗莎停了一下，从袋子里掏出面包，掰了一小块。

“用手把面包拿好。”

阿杜尔用两只小手捧着面包，咬了一口，然后貪婪地嚼了起来。于是有一陣子伊麗莎避免了他的追問。她沉思默想地拖着雪橇，森林越走越深了。道路两旁聳立着古老的罗汉松，罗汉松的枝子被沉重的积雪都压弯了，路面上籠罩着蒙朧的淡青色的寒氣。森林里寂靜极了，連松果落到松軟的雪里的声音，紅胸脯的小鳥兒在树干上的跳声，都听得見。伊麗莎的脚步声和滑鉄的单調的吱吱声在这种寂靜里显得特別响亮。

走过了几公里以后，密林稀疏起来——变成了一片广闊的灌木幼林。小棵的罗汉松不过一人来高。寒冷的、十二月的阳光落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小阿杜尔眯縫着眼睛，看着母亲把雪橇的拖繩搭在肩头上拉着雪橇，在路上一步一步走着。她脚上穿着靴子——跟男人的一模一样的靴子，靴筒的頂端被綠毛布裙子遮着。母亲穿着一件家里織的呢子做的灰大衣，头上蒙着白色的毛披巾，披巾的穗边盖着她的两肩。母亲向四外看的时候，她那笑盈盈的、冻得和累得发紅的脸，加上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溫柔的淡蓝色眼睛和前額上的一綫黑头发——显得非常漂亮，簡直跟母亲从秋季市集上給他买的画書里的那个公主一样。不，母亲更漂亮，她是世界上所有的母亲之中最漂亮最好的母亲——这是阿杜尔确切知道的。

“咱們上哪兒去呀？媽媽。”

“到雅恩舅舅家去，孩子……”伊麗莎回答說。“他家也有象你这样的一个小男孩。你們可以在一块兒玩。”

“咱們快到雅恩舅舅家了嗎？”

“沒有。咱們还得走老远的路呢。”

“那么晚上咱們回家嗎？”

伊丽莎抿起了嘴唇，喉嚨有点兒哽住了，过了好几秒鐘，她才又能說出話来。

“不，好孩子，咱們不再回家啦。”

“为什么不回家呢？”

“咱們再沒有家了，孩子。”

“为什么沒有家了呢？”

“就是这么回事。要知道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家的。象咱們这样的人也是沒有家的。把小手兒攔在被子底下，那样更暖和。”

“我挺暖和。”

他們又都不說話了。雪在滑鉄下边吱吱地响。小罗汉松从阿杜尔旁边慢慢地溜了过去。一会儿走完了小丛林，茂密的老树林由两面把道路包围起来。突然間从道路轉弯的地方传来一种优美的、高亢的声音。阿杜尔以为这是紅胸脯的小鳥兒在唱歌呢，但是这种欢乐的声音越来越大，現在已經不是单独的声音，而是各种响亮的、快乐的嗓音組成的全部大合唱了，其中每个嗓音都尽力想唱得比别的嗓音更响。

在路上，离他們二十来步的地方出現了一輛裝飾着漿果丛枝做成的花环和紙旗的雪橇，后面跟着又出現了第二輛，第三輛，第四輛……整个兒一队雪橇。轆上挂着风鈴，馬勒上系着小鈴鐺。裝飾着花彩的雪橇上——有的坐着两个人；有的坐着三个人。

伊丽莎把小雪橇拖到路边上，她退到很厚的积雪后边去。

这是婚礼行列。苏魯姆田庄主人安东·巴采普里斯和他的

年輕的妻子林娜——財主梅得爾的女兒——剛在教堂里由萊因哈特牧師給他們舉行了婚禮，他們現在正從教堂回家去。安東·巴采普里斯——一個寬肩膀、體格勻稱、留着淺色鬍子的男人，新近才慶祝了三十歲壽辰——在雪橇里神氣十足地挨着年輕的妻子坐着。林娜·梅得爾說不上身材勻稱，也說不上漂亮，但是她的父親是他們鄉里一個最有錢的財主，而林娜又是他的獨生女，所以誰都能想到她會得到什麼樣的陪嫁的。

她坐在男方代理主婚人，有錢的基克列齊斯——的雪橇里，她的頭紗上是一頂雁來紅花冠，她露着羞澀的、難為情的微笑。年輕的丈夫看着她的眼睛，愉快地微笑着，他的目光里仿佛閃動着一種譏笑。從其他雪橇里發出響亮的聲音：姑娘們充滿熱情地嚷着，叫着；只有比較年歲大的客人規規矩矩、筆直地挺着身子坐在雪橇里。

年輕的新婚夫婦的雪橇到了站在飛膝的雪里的伊麗莎·里杜姆旁邊的時候，基克列齊斯那匹栗色馬驚了起來，驚慌地打着响鼻，然後站住了。整列的雪橇也一輛跟着一輛停了下來。一匹馬把帶着冰霜的嘴頭挨到林娜的脖子上。她大叫一聲，驚慌地把腦袋縮進兩肩里。

“別害怕，親愛的林娜，”安東安慰她。“這是我們的安琪斯呀，它是很馴順的。”

“我不害怕……”林娜咕噥着。就在這一瞬間，她發覺了站在雪里的那個年輕的女人和小雪橇里的孩子。

“多麼漂亮的一個孩子呀！”她信口說了出來。“小眼睛象琉璃草一樣藍。等一會兒，基克列齊斯先生，我想跟他說兩句話。”

伊麗莎站在沒膝的雪里，憂郁地望着林娜的眼睛。她這種目光里有驕傲、挑戰和隱痛的神情。

伊丽莎和安东·巴采普里斯的視線相遇仅有一刹那的工夫，但是安东好象挨了螫似的突然哆嗦了一下，臉紅了，一直紅到耳根，窘得把臉掉过去了。“亲爱的林娜，該走啦……”他小声說。“我們干么在这兒呆着呢。”

“等一会儿，安东……”林娜反駁說。“这样大喜的日子，該讓人人都高兴高兴。喂，你瞧瞧，这不是个很漂亮的孩子嗎？”

但是安东仿佛怕往伊丽莎那边看似的，所以沒回答他的年輕的妻子。林娜打开了小手提包，摸出了一点錢，脸上浮着善意的微笑把鈔票遞給伊丽莎。

“您收下……拿去。給您的孩子买点兒糖果。”

伊丽莎退到壕沟的紧边兒上。她根本沒想伸手去接錢。憤怒的、浓重的紅暈一个勁兒地在她的兩頰上燃烧，好象立刻就要冒出火苗兒似的。

“您多么古怪……又多么驕傲……”林娜不好意思地嘟囔着。“要知道我这是給您的孩子的。这样可爱的孩子，我想讓他高兴高兴……”

林娜明白了这个不相識的女人不会要她的礼物，就把錢揉成团兒，扔到小雪橇里阿杜尔的膝上。

“跟媽媽說，讓她給你买糖吃，”她对孩子大声說。

伊丽莎急忙弯下腰把錢撿了起来，給林娜扔回去了。

“这张破紙也不能贖你們的罪，”她严厉地說。“你們好好保存着吧。将来对于你們的孩子有用处。”

客人們莫名其妙地你看我，我看你。基克列齐斯扯动一下皮条編的繩。馬飞快地走动起来，雪橇上所有的风鈴和小鈴鐺又响起来了。

安东·巴采普里斯坐在妻子身边，皺着眉，心里很不高兴。

“瞧你得到的是什麼結果，”他小聲嘟囔着，好不讓基克列齊斯聽見。“現在惹得全鄉的人都笑話。”

婚禮行列的最後一輛雪橇在道路轉彎的地方消失了，伊麗莎把小雪橇拖上路，抖掉了靴子上和裙邊上的雪。

“媽媽，那個有胡子的伯伯……”阿杜爾說起話來了。“那是個好伯伯嗎？”

“不，小兒子，那是個壞人，”伊麗莎回答說。“你記住他了嗎？”

“記住了，那樣一個長鬍子的……大個子伯伯。”

“那不是伯伯。他是……你的爸爸。但是他不要你，所以你不應該愛他。”

“為什麼呢？”

“你還小，你不明白為什麼。等你長大了，你就明白了。”

伊麗莎把蓋在阿杜爾腿上的毯子整理了一下，摸了摸兒子的小臉蛋兒，親了親他的額頭，然後拽起繩子，順着道路一步一步走了起來。

在森林裡寂靜的大路上，又只剩他們兩個人了。……

二

伊麗莎拖着小雪橇走了一整天。森林外邊展開一片廣闊的土地，農民的田莊緊挨着路旁，村裡的狗迎着行人狂叫。每個大車店跟前都拴着馬匹。它們的主人正在喝啤酒和白酒來壯力氣，它們無聊地啃着拴馬桩子。在這種地方，伊麗莎就加快了步伐，想快点走過去。他們跟狗一樣，見了行人如不亂叫一陣是絕不會放過她的。那些醉鬼認為只要看見了年輕的女人，就有義務說些粗野的俏皮話來調戲調殘她。

伊丽莎装着沒有听见他們的話。

道路又深入森林里了，这时候伊丽莎才松了一口气。

她不时和阿杜尔閑談，因为阿杜尔悶得慌，可是孩子一睡着的时候，她就沉思起来。她脑子里一幅接着一幅地浮起了她那艰难的經歷的情景。

她清清楚楚想起了那个恐怖的一夜——那时候男爵領地的老庄园后边浓烟飞騰，高聳的明亮的火焰不时切断了浓烟。……紅色的火光籠罩了天空，黑夜亮得象白天一样。男爵的城堡烧起来了。雇工們一声不响，远远地看着怎样报仇。閃动的火光照亮了他們的臉。到了早晨，昨天还在小丘上傲然聳立的男爵的那个贼窝已經变成了一堆烟熏火燎的瓦砾。

那时候，勇敢的、充滿战斗号召的歌声响彻拉脫維亞的城市和乡村，紅旗迎着阳光閃耀。各地大会上轟传着伊丽莎的父亲——彼切尔·里杜姆的无畏的声音：

“打倒暴君和吸血鬼！打倒沙皇和他的狗腿子！我們是自由的人民，要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

那时候伊丽莎才十岁，她的哥哥雅恩十四岁。他們还不大懂事，只是驕傲而兴奋地听着父亲勇敢的呼声。他們觉得父亲的力量大极了，他一个人就可以改造生活——使生活变成新的、幸福的、美丽的。一九〇五年的暴风雨象春天的大雷雨一样传到了維捷姆和庫尔介姆，传遍了整个广闊的俄罗斯。

……后来她想起在男爵領地的雇工小木房里那个沉悶的晚上。一口普通的木板釘成的棺材里躺着被討伐队枪杀了的彼切尔·里杜姆。母亲哭着，雅恩脸色阴沉，眼睛里沒有一滴眼泪，看着父亲那张毫无生气的臉，伊丽莎靜靜地站在棺材前头。人們来了，又走了。人来得很多，他們都是来吊唁死者的。第二天在

萬地圍牆后邊——在“不信神者的墓地”里——沒有鐘聲，沒有牧師的神聖的祝福，就把彼切爾·里杜姆埋葬了。從此以後，那個沉默寡言的當雇工的女人就帶着兩個孤兒開始到處流浪。伊麗莎給田莊主人放牲口，雅恩當半伙子^①。沉重的勞作老早就壓彎了母親的亭亭玉立的身材。於是剩下伊麗莎和雅恩孤苦伶仃兩個人的日子來到了……

“媽媽，咱們快到家了嗎？”阿杜爾打斷了伊麗莎的思路。灌木丛里的道路又通到了田野。小丘上立着風翼一動也不動的風磨。

“是呀，兒子，咱們快要暖和了，”伊麗莎回答說。“天黑的時候，咱們就可以到小木房裏暖和暖和了。”

“這是什麼呀？”孩子指着風磨問。

“這是風磨，阿杜爾。做麵包的面就是在那兒磨的。”

“我想吃麵包……”

伊麗莎從大圓麵包上掰了一塊，給了兒子，然後小雪橇又在軋得平平的道路上滑動起來。象個昏暗的大圓球似的落日，在寒冷的煙霧裏漂浮着。一群烏鴉預先感到黑夜的降臨，忙着在樺樹頂上安頓——它們亂吵亂叫，挑選合適的宿夜的地方。

又一幅景象在伊麗莎面前浮現了。

她——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從尤里耶夫節^②開始在基克列齊斯田莊當雇工。田莊主人基克列齊斯是這一鄉里最闊的一個地主。這個田莊座落在最高的地點，所以蛇沼里積了多少世代的水一向淹不到基克列齊斯的田地和牧場。這兒每年的收成都比

① 指未成年的雇工。富農付給他的工錢，也是成年雇工的一半。

② 尤里耶夫節——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前的拉脫維亞，雇工和雇主訂的一年契約，通常到尤里耶夫節期滿，於是雇工可以照例與新的雇主訂約。

邻人的好。下面，挨近蛇沼那里是苏鲁姆田庄那儿块寸草不生的田地和充滿草墩的、被田鼠掘遍了的牧場。把他在那里的所有的牧場、林中空地和沼澤三角地都算在一起，大約有六十普尔維特^①——正如农民所說的，是有两匹馬就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些地有一半是不中用的，所以苏鲁姆田庄主人經常和貧困搏斗。而大地主遇到他的时候，只拿指尖和他握握手，談上三言两語，就轉身走了。这个田庄主人的兒子安东·巴采普里斯是个漂亮的、仪表堂堂的小伙子，那时候他还没有从他父亲手里把家产接管过来。他唱得很好，爱跳舞又爱喝酒，倘若在什么晚会上打起架来，安东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主角。他一从伊丽莎跟前走过，就心神不定。不知道怎么回事，安东每天总在她經過的路上出現。他太入迷了，仿佛全区公認的这个以二流子和吹牛大王知名的小伙子居然变得好起来了。有一次，安东从夏日晚会上陪着伊丽莎出来，安东大談特談他心里的情感，仿佛他把这些情感都寄予这个姑娘了。于是伊丽莎相信了他，同意将来跟他共甘苦，答应用自己的汗去澆灌苏鲁姆田庄那片貧瘠的土地，答应永远跟他一起过日子。

初春的时候，看到伊丽莎的人們已經明白她和苏鲁姆田庄主人的兒子的友情是不能沒有結果的了。安东也听見了这类的話。他想到事情已經弄到不可收拾，也許他得負点責任，于是他开始躲避伊丽莎了。当着別人的面遇見她的时候，他就装作不認識她的样子。这种畏怯的躲避一直延續了一个多月。伊丽莎了解了安东突然跟她冷淡的真正意图，于是在她的眼里，这个人立刻成了一个卑鄙的小人。受了侮辱的驕傲心促使她和安东断

① 六十普尔維特約合二十公頃。

絕关系。安东·巴采普里斯的父亲和基克列齐斯老人两人私下談过，商量好了在尤里耶夫节以前两个星期叫伊丽莎考虑到别处做工去。哪个田庄的主人都不願意用怀孕的女工。尤里耶夫节那天，她离开了基克列齐斯田庄，迁到本乡的另一端，到了那兒之后，有人把她領到田庄的一个僕人住室的黑暗角落里，为了住在这个角落里，她每月必須給主人白做几天工。

阿杜尔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劝她把孩子送到孤兒院去，但是她把孩子留在身边了。

这是个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阿杜尔誕生以后的第一年。孩子刚会走的时候，她就隨身带着他去做工；人們漸漸对他都慣了，也就不再把他看成个累贅了。

伊丽莎下定决心亲自教养兒子，縱然需要她做最大的牺牲，她也要教养他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不辜负他外祖父彼切尔·里杜姆的声望的人。

倘若她不是这样美丽——她的日子也許会平平安安地过去，也不至于受到許多屈辱了。

前几天发生的那件事也就不会有了。原来她住的那个房子——有錢的斯塔布涅克早就垂涎上她了。有一次，她正从干草棚給牛扔干草的时候，这个富农偷偷走到她跟前，死不要脸地說：“跟我过日子吧，准不会錯待了你……”斯塔布涅克相信他这样求欢是会被拒絕的，于是他上前搂抱伊丽莎。他認為，一个在当姑娘时候养了孩子的女人就沒有理由再当正經人了，所以他想，只要向她提出有利的条件，就絕不会有什么危險了。

女主人很清楚丈夫的那套勾当，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監視着。这次就在他丈夫認為最不必要的时候，她正巧在干草棚出現了。她看見伊丽莎賞了主人一个耳光。

“快給我滾，你这不要脸的婊子！”她大嚷起来。“你去糾纏小伙子們吧，干么纏住有老婆的人呀！”

爭論和辯解也沒有意思。伊丽莎收拾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家什；有个好心腸的雇工送了她一个破旧的小雪橇，于是她带着她的兒子就在这严冬时候踏上了大路。

这几年安东·巴采普里斯一次也沒有想到过她，也沒打算过帮助她。可是縱然他有这种打算，伊丽莎也要拒絕的。她遇見了婚礼行列——这只有激动了伊丽莎心里对于这个小人儿的憎恨和蔑視。

三

夜晚伊丽莎到了一个大車店。来来往往的人可以在这兒过夜。她要了一样最賤的东西——一壺茶。伊丽莎喂了喂阿杜尔，自己就着咸奶渣吃了一塊面包，然后选了一个清靜的角落，給兒子把被褥鋪在寬板凳上。阿杜尔馬上睡着了。伊丽莎坐在兒子旁边，就这样过了一整夜。她好久不能入睡。牆边和角落里，有些回家的农民和拉木材的車夫安頓下来过夜：他們到辽远的森林砍伐区去謀生。桌子跟前玩牌的人玩了很久的牌，并且大声說笑。有个老头兒正在講主人欠他工錢，他怎样跟他打官司：从乡法院一直打到区法院，但是什么結果也沒有得到。

“沒錢兒，請不起律師。要知道，我既不懂条文，又不懂法律，更不懂那些了不起的条例。所以我的官司沒打贏。可是，倘若給總統直接写个呈文，事情也說不定有些变化。”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有人問道。

“我的手笔不行呀，字兒写得不好看。”老头兒回答說。“这样